



吕高排/著

岸在海深处

THE DISTANCE THE SEA COAST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吕高排/著

岸在海深处

THE DISTANCE THE SEA COAST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岸在海深处 / 吕高排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7- 80251- 626- 7

I. ①岸…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3446 号

岸在海深处

作 者	吕高排
责任编辑	刘小晖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印 张	18.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7- 80251- 626- 7
定 价	2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楔子

一架直升机悄然飞来。目标直指东堤岛。

阳光刺目。吕念东眯着眼睛，注视着这架飞机的行踪。突然，机翼上四个清晰的大字跳入他的视线：吕氏集团。

就在吕念东惊讶得快要叫出声时，闻名全球的石油大亨——他的老爸吕精国，从机舱里探出那张有些憔悴的面孔。熟悉的响指，狡黠的微笑，迅速化解了吕念东心头的郁结。当兵以来就没有见到老爸，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迎接这场突然的邂逅？吕念东还没有想好。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直升机吸引。没有人注意，一颗带着仇恨的子弹早已选定目标。巨大的飞机引擎声将经过消音处理的子弹出膛声隐藏得干干净净，当它钻入油箱，引爆飞机时，很多人竟以为是在看美国大片。这显然是电影蒙太奇擅长制造的效果。

吕氏集团的直升机在空中绽开巨大的火花。爆炸声瞬间响彻东堤岛。顷刻间，碎片纷飞……

苏缇收起手枪，反转过化妆镜，直视母亲的眼睛。您看到了吗，亲爱的母亲。我已经为你们报仇了，我让那个杀害了你们的吕精国死得很惨。您为什么不笑呢？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赞许，她感觉心中压抑着的那块石头根本没有卸掉。堵在心口，随时都有窒息的可能。

她转过身，看到了鉴真寺上闪耀着的金辉。我要到那里去一趟了。她心里说。复仇并没有让她轻松愉快。相反，她的心里空荡荡的，需要某种东西填充。石头仍旧堵在心口，需要一种力量移开。情绪依旧如野马一般奔驰，需要一泓平静的心湖沉淀渣滓。力量似乎都耗尽了，全身瘫软得像一堆稀泥，会随时倒下。她定了定神，心痛依旧，如刀割针刺。

去吧，她听到了遥远而清晰的呼唤。苏缇的内心沉浸在致命的虚无的世界里，需要立即找到活下去的力量支撑。

吕念东不能想象，20多年来，自己拼命逃脱老爸无孔不入的影响。而今，成功的逃脱却是生死永别。

苏缇不能想象，自己身上汨汨流淌的鲜血，就来自那个杀父弑母的仇人。而他的生命竟终结在自己的手中。

不能想象的结局，往往有着美丽幻影的开始，唯有从两年前剥茧抽丝，方能理出其中头绪。

那时候，吕念东和苏缇刚刚大学毕业。同样青春年少，人生际遇却天壤之别……

Contents 目 录

第一波 此 岸

1. 大款子弟，就是玩儿高的。“梯子”一阵娇羞，有一股暖流，一波接一波地朝外涌。/4
2. 被开会之后的这个晚上，吕念东就说了两个字，哥几个全雷了。半天没人吭声。/8
3. 那个肉黄色的散发着暧昧气息的安全套，导弹一般直冲云霄。/15
4. 你就乖乖地给我当一颗导弹，我不按发射按钮，憋死你也得待在发射架上。/19
5. 连长正讲得神采飞扬，九班长下达了“向后转——跑步走”的口令，全连都傻了。/28
6. 谷米克急成一只猴子，两步冲上去，缴了苏缇的枪。/31
7. 你是一条鱼，那不过是你的口中美味，你拒绝吗？申小屋的手颤抖着伸向红色的导弹发射按钮。/39
8. 吕念东突然意识到，那枚故障导弹就是自己。正在向无底的深渊坠落、坠落……/45
9. 这个人要是让你死，你也得一声不吭地把刀子插到肚子里。就这

样，也不见得报答得了他的大恩大德。/56

10. 申小屋感觉一丝酸麻。有东西钻进脑袋。眼前的海水红了。/62

11. 就一点小擦伤，想离开哥几个，没那么容易。/67

12. 补打第二枪对她是更大的痛苦。可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她命令自己镇定，再镇定。还好，第二枪看上去很干净。/74

13. 孩子，我怎么看见你的心被乌云遮住了？/81

14. 这一夜，只有星星和月亮睡了。/89

15. 那哪里是一个“心”字，那分明是一条船。下面的两条曲线，是大海起伏的波浪。/96

16. 我还是处男呢，你不会笑话我吧。南天河说着，摸出一个肉黄色的安全套。/103

17. 那片像道具一样的药丸掉在地上。随着它的退场，真正的好戏拉开帷幕。千草绀子被抱紧。/109

18. 老爸驾驶的飞机，突然在天空绽放。只有电影蒙太奇能够制造出的可怕效果。/118

19. 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从背后飞来，准确无误地插在苏缇的后背上。/127

20. 一道强烈的银白色亮光，让他瞬间失明。视野里只有一个大大的斑点。紫色斑点。/135

21. 让灵魂遭受永远的折磨，把心放在刀尖上，为自己的过去赎罪。有勇气吗？能不能真诚一点呢？苏缇纵身跳入大海。/144



第二波 又 岸

22. 他盼着早一天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给了他大脑营养、却让他的灵魂遭受污辱的地方，离开这个身体得到关照、心灵受到鞭笞的地方。/160
23. 敬子忽然感觉有些不自然。似乎那是一扇门，里面是什么，她不知道。是深是浅，她不知道。/170
24. 给杀害了爷爷的仇人做孝子。没有人比他的心情更矛盾、更复杂，没有人会把爱和恨如此亲密地搅和在一起。难分彼此。/178
25. 藤野忠一终于意识到，错误的是爷爷，一味的忍让和迁就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变本加厉。他要改变。/184
26. 深深的心痛，为他们引以自豪的民族。他甚至可以容忍日本人对历史的扭曲，可他无法原谅中国人如此之健忘，如此之丑态。/188
27. 他没挥出神路，他和她的感情抹上了重重的阴影。他确信，那个中国留学生将使自己的仇恨叠加。/191
28. 吕精国一度沉浸在一种伤悲的情绪里。他甚至产生过强烈的念头：找个合适的机会取下他的头颅，为亲人报仇。/194
29. 她怎么和他的思想高度一致起来？她突然发现，自己误入了一个危险而新奇的陷阱。她可以跳出来，却又似乎有些不舍。/198
30. 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爱你，我一直在爱着你，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现在命都快没了，就敞开心扉吧。/205
31. 他突然感觉自己也不过是一顶被刮入大海的帽子，如果这时候纵身跳下，连一点声音也不会发出。/212
32. 年轻的爷爷在松本飞驰的车轮下，如同一块破旧的棉絮。来给爷爷收尸的奶奶，只收获了空空的皮囊和两个泥罐子。/215

33. 他从冰箱里拿出至今没有吃完的黄酱。突然感觉那份父爱真的走远了，远得他再也无处寻觅，再也无法得到。/224
34. 如果有可能，她宁愿相信外婆的故事是编造的。她宁愿相信，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她甚至希望从中找出什么破绽。可是没有。/234
35. 敬子忽然明白了。外婆对他所谓的好，不过是想感动那个人，让他在将来的日子里善待自己的外孙女。/241
36. 他惊出一声冷汗。感觉一种潜在的危险，像巨石一样悬在头顶。那巨石危如耸卵，随时都会从天而降。/250
37. 不要啊。敬子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疯狂地冲到吕精国面前。又一颗子弹呼啸着飞来，准确地钻入她的胸膛。/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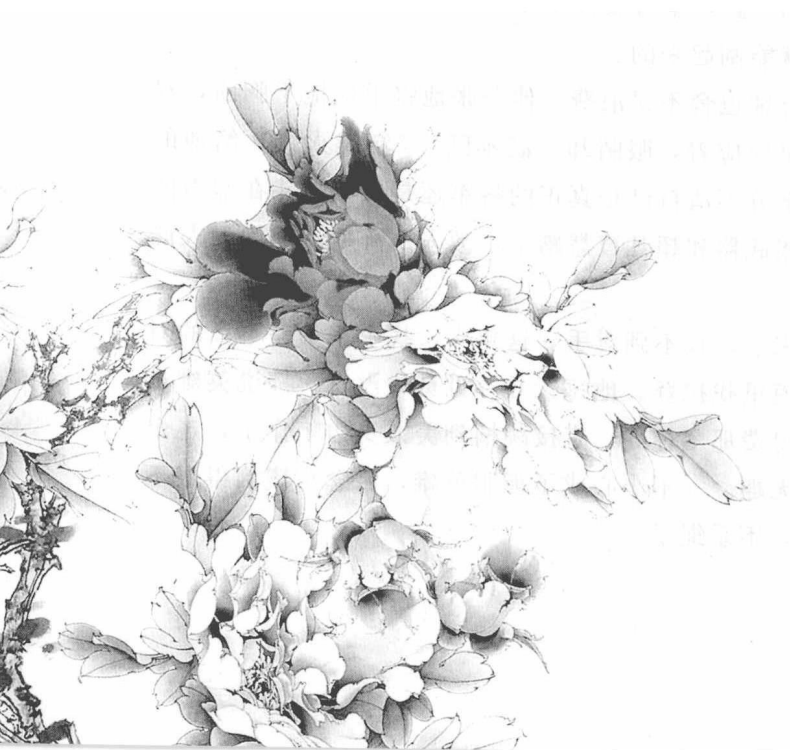
第三波 心 岸

38. 从来没有这样利落过，一贯做事慢慢吞吞的谷米克突然冲上来，扑在火箭炮 425 毫米的炮口上。/264
39. 干尸脸上的笑容很耐人寻味。至少告诉后人，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中日人民有我们不能想象的幸福。/274

跋 七 言/278

第一波

此岸



1. 大款子弟，就是玩儿高的。“梯子”一阵娇羞，有一股暖流，一波接一波地朝外涌。

来吧。从进门开始，不过三五分钟，“梯子”就把自己扒光洗净擦干。喷了香水，抹了润肤露，呈卧姿仰于床上。准备得万事俱备。

东风却不是想刮就能刮起来的。

干嘛？吕念东一分钟也舍不得浪费。他夸张地将手柄抱于胸前，双眼死盯电脑屏幕。嘴里回应着，眼睛却一眨不眨。《穿越火线》给他的身份重新设定，他甚至分不清自己是真正的将军还是仅仅战斗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他用智能武器和超凡智慧踏平了敌人的阵地，成为无人能敌的军事统帅。

新的问题很快又来了，找不到对手。这年头，找个水平差不离的对手就像在阿富汗的沙漠里找拉登。他每天寻寻觅觅，没有。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才懒得费那个神呢，直接跳槽到美人身边工作了，连个尾巴都抓不着。无趣无趣。一不小心成了孤胆英雄，吕念东懊恼得恨不得来一次刺激的蹦极，不系绳子。



现在好了，网络上终于等来位像那么回事的对手，他有救了。

“梯子”只是吕念东起的绰号，并非骨瘦如梯。人长得山青水秀，草长莺飞。跟戳在楼下干巴巴的梯子完全两码子事。这是秋天，下午的太阳像得了窥阴癖的老男人，晃着一颗秃顶大脑袋四处找机会。先是从窗户里露一小脸，试探没有被拒绝，便可着劲往床上扎，不顾一切地朝“梯子”身上揉搓。吕念东觉得自己还像个爷们，到现在也没往床上瞅一眼，连余光都没流失。那里有一具白白的肉体。对于他来说，只是一具肉体。太阳感兴趣，他不感兴趣。

你说干嘛？她有点生气，搞不懂都这火候了还装什么柳下惠。

又一笨蛋，歇菜了罢……那位“还像回事的”，谁知也就一草包，没有几个回合，就要交械投降了。吕念东怒其不争，破口大骂。

你说什么？“梯子”一头雾水。

这水平，也敢跟大爷玩。吕念东失望至极。

看来你挺生猛啊。“梯子”露出一丝不屑。

屏幕被一个漂亮的礼花完全覆盖，吕念东把手柄狠狠地掷在电脑一边。毫无悬念的胜利让他仅有的快感像抛入开水里的一块速融方糖，迅速消解得一干二净。

怎么，我哪里不好吗？“梯子”翻过身，上下看了看。柔软起伏的身段，高耸挺拔的酥胸，还没有哪个男人见了不流涎水。我还约了采访呢。她动了动身子，觉得他矫情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只有如狼似虎了。

你忙啊，门又没锁。他没动地儿，点起一支烟，袅袅地朝她飘。

到底怎么了？今儿你不说清楚了跟你没完。“梯子”气晕了，她坐起来，忿忿地盯着吕念东。烟继续向她缠绕，很内行地摆弄她的身体。

你这种淑女，能治阳痿。

嘁，油嘴滑舌。我要有那本事，还当什么小报记者。“梯子”两眼射出绵羊一般温柔的波光，闪人。全身每一个神经末梢，接到暧昧的指令，再次处于准备状态。她笑了笑，接着又躺下，眼睛亮亮的，满含期

待。心想，原来猛料在这里。

吕念东在旋转椅里转了个圈，两步跨到床前，对准她又白又嫩的身体，一下把裤子扯到脚。性感。超级性感！“梯子”看了一眼吕念东的下身，满眼喜悦，心说，大款子弟，就是他妈的玩儿高。太突然了，想到后面还不知有多少新花样，“梯子”一阵娇羞，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亢奋地颤栗着、等待着。太阳知道有好戏看了，赶紧从云彩里钻出来。在两个白乎乎的身体上晃来晃去，可劲地过眼瘾。

“梯子”的快乐憧憬随即被愤怒取代。阳光下，吕念东的下身高射炮一样，直冲天空，蓄势待发。可“梯子”还没来得及故作羞涩状，那东西突然耷拉下来。“梯子”一下子就想到穿街走巷的小贩，他们称重时一边嚷着，瞧，高高的，一边将小指狠狠地压着一侧的称杆。顾客看穿了，拿掉商贩的小指，称砣“嗖”地掉到地上，称杆也从天上跟到地上。静止了。“梯子”一直跑社会新闻，最爱报道街头巷尾的小骗局小把戏。这种伎俩见得多了。不过今天这从天而降的肉杆杆，她是第一次见识。

逗我玩。“梯子”终于明白了，淑女，让男人舒服的女人。致阳痿而不是治阳痿。你他妈的挺会使用中国字。

吕念东不笑，也不说话。迅速提上裤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重新回到电脑前。

动作真利落。吕念东还没进入《穿越火线》，“梯子”已经甩门出去了，身后丢下一串恶骂，狠狠地砸向屋里，掷地有声。

瞧瞧你那尿憋的脑袋，装什么范儿。傻×，我犯得着吗，我？

拣直走，走好。吕念东打开窗户，朝楼下看，衣服穿完了吗？都穿了。真他妈快，“梯子”窜到楼下，三步两步跑到对面马路上。这一回，吕念东笑了。正是下班时间，路上人很多，他的几个哥们全像变戏法一样突然现身，呈掩护队形，交替朝“梯子”高筒靴里扔碎石子，看谁投得准。

哎哟，我的脚……“梯子”忍着痛苦，不敢恋战。赶紧招了辆出



租，消失得无影无踪。像一滴水，掉到大海里再也别想找到。早知道她有这速度，2008年奥运会田径比赛让她去呀。把那个“萝卜丝”比下去，在世界人民面前长长咱中国人的志气。

晕。你送牛奶的呀，放门口就跑了。

ED了吧？咱医院有熟人，专治那玩意。

以后注意扶贫帮困，你滋润了，哥们还旱着呢。

哥几个“噔噔噔”跑上楼，一开门就机关枪似地开火。好像地上有块钻石，却懒得弯腰，只用脚踢。踢着踢着踢进了河里，沉入水底了。这个气啊。原来哥几个根本没有走远，还准备着给吕念东来个破门而入拍段A片，放成人网站上展示东方雄性的风采呢。

大伙劈头盖脸，骂个痛快。骂吧，谁让他把好事给作践了呢，谁让他没有大公无私有福同享的宽广胸怀呢，谁让他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不能时刻装着处在性饥渴中的哥们弟兄呢。

完了吗？吕念东听着大伙的批斗，心里想的却是上午被开会开涮的事，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什么什么？泡妞都嫌烦了？哥几个瞪圆眼睛，异口同声。新鲜呢，这个不公平的世道。

长得像“梯子”的女孩，认识不到三个小时。

上午，吕氏集团大连石油储备基地正式运营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饭店开得气吞山河。吕念东的老爸吕精国说，你也去，该进入情况了。

大学毕业后一直待在家里。想寂寞点，环境不允许。不干事还好，一干事就引出妖蛾子。成堆成片成连成排。

新闻发布会勉强坚持了半个小时。各大媒体的记者人数远远超出计划之外。场外打探消息准备随时买进或抛出吕氏集团股票的股民交头接耳。出租车司机在各个加油站排起长龙随时准备将油箱灌满。场内还有一个长着漏斗一样下巴的中年人，既不像记者，也不是股民，一声不吭地站在一隅。人忒多，谁也弄不清他的身份。现场混乱得像圣诞节前超

低折扣大酬宾的商场，外带百万元大抽奖。

警察和保镖立即采取措施，护卫着吕精国从后门溜走。吕精国拐过楼梯时，回头去喊儿子。可是吕念东好久没跟早上的阳光照面了，今儿开天辟地起一大早，摇摇晃晃像刚从美国回来还没倒过时差。他使劲睁着眼，支楞着耳朵。台上台下，唧唧喳喳，始终没听清说什么。老爸的喊声，他根本没听见。吕念东迟迟反应不过来，被生生地撂在那里，跟个喝剩下的矿泉水瓶子一样没人搭理。他东瞅瞅西瞧瞧，搞不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突然发现涌上来好些人，全是长枪短炮的。

吕精国先生这次投资 125 亿美元筹建的大连石油基地，也是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基地，预计年收入多少？

听说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有你爸爸 10% 的股份，请证实一下。

吕氏集团如果一天不向社会供油，清洁汽油的价格每升将上涨两毛钱，吕先生有这种操盘计划吗？

去年，吕精国一次给灾区捐款两个亿。听说以后还要裸捐，把自己整个家产都捐出去。看样子，他要做世界级的慈善家。作为他的法定继承人，你有什么看法？

.....

听听，听听，这都什么乌七八糟的问题，跟我有他妈的什么关系。说实话，吕念东从心里佩服老爸。拍扁他的长脑袋也想不起来，当今世界还有谁牛×到这种程度。吕精国要是别人的老爸就好了，他只管远远地仰视。可他偏偏是人家的儿子。老爸越神奇，他越越蔫巴。老爸的地盘越大，他的空间就越小。日子久了，吕念东觉得自己就像大厨师精心雕琢的一个萝卜花。看上去很讨人喜欢，实际上就是一摆设。放在餐桌上晾半天，被谁一筷子扒拉到垃圾筒里。喂猪了。除了老爸，他有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

没人把你当盘菜。吕念东想清楚了自己，一个萝卜花，摆摆样子罢了。他能说什么呢？面对唇枪舌战。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去了洗手间。他觉得厕所比那个漂亮的会议厅舒服多了，至少没有那么多聒噪的声音



窒息耳朵。

一个女孩出现了，在男洗手间。

我 K，真性感！吕念东正对着镜子挤粉刺。女孩一点儿不避讳，面对面冲着他。距离近得想不暧昧都不行。

吕念东没转身，只是从镜子里瞅了一眼。她穿着一身正装，报社职业女性的标准打扮。洗手间真是放松的好地方，瞬间把她的臭架子解除掉。人从一本正经，迅速转入放荡不羁。中间没有过程。她眼睛使劲地睁大，嘟着嘴巴。本来平平的下巴拉长了，像一架梯子。吕念东不由得想起一个词：登鼻子上脸。哦，看出来了，就是刚才发布会上挤到最前面的女孩。吕念东来了兴致，也夸张地张大嘴巴，瞪圆眼睛。人怔在那里，像一色鬼十年没碰过女人。

我 K，“梯子”美女。

喜欢吗？女孩抛一媚眼。动作滴水不漏，干净利落。

喜欢啊。吕念东接住。

今天你来就为了新闻发布会？

不，主要任务是勾搭你。

梯子是什么，性动作啊，德语是攀登、交配的意思。现在，梯子架好了，就不信你能死憋着不上。女孩鼻子哼了一声，心说，这世界，就没有美女搞不定的事。这样一想，完成采访任务已经不是个事。说不定，那个藏金卧银的家庭，与自己的未来从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许有一天，自己会坐在那个高高的主席台上，俯视着摩肩接踵的同行们，回答一个个世人无比感兴趣的问题。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太太好了，女孩赶紧制止自己，舍不得往下想。

不玩白不玩，吕念东早想明白了。他年轻、帅气，可要比起老爸吕精国一千亿美元的身价，他这点资本还算个屁。一个男人的性价比高不高，完全取决于女人对男人的认识深度。自己让这个美女兀然做起白日梦，全是老爸惹的祸。假如老爸这颗鲜有的大克拉“钻石”不是已有娇妻贵子，而是王老五的话，他的年龄就是再大 20 岁，也一点儿不影响

美女绕膝。有他这个愣头小子什么事？经济时代，物质女孩，实际着呢。他从来不觉得这个城市会有什么爱情，充其量是在爱情伪装下的变相交易。那就没有什么客气的了。

女孩尽量拿捏着，去哪里？

我家。

进了门就拥抱、亲吻。

先洗洗。“梯子”推开吕念东，开始扒衣服。床上、沙发上，扔得乱七八糟。

前奏搞得一样不少，谁知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呢。这世道，居然还有这么变态的……

2. 被开会之后的这个晚上，吕念东就说了两个字，哥几个全雷了。半天没人吭声。

夜里三点了，那点烂事还是谈资。北京交通一天比一天差，好多人买了轿车，才发现那实际上就是一蜗牛壳子。每天背在身上，慢吞吞地在车流中挪步。急死也没用。政府搞了个错时上班，哥几个把政策用足了。为了节约有限的资源，给需要坚持不懈上班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哥几个用实际行动给予全面理解广泛支持——和猫头鹰搭班，昼伏夜出。主要工作：品尝山珍海味，点评帅哥美女。每天太阳一上班，大家恋恋不舍地从黑夜中抽身。各回各家，各睡各觉，从不给家人和邻居添麻烦找别扭。就冲这点，吕念东觉得哥几个全是觉悟很高的低碳哥，和普通的宅男宅女不一样。跟那些游手好闲随意制造事端破坏和谐社会的家伙，压根就不在一个修养层次上。

南天河说什么时候到？一双白得没有血色的手，把眼前的牌码好，又推倒了。谷米克的形象，一个“白”字全解决了。脸白，牙白，手白，连嘴唇都粉白粉白，怪怪的发型上也焗了一块白。像严重贫血病患者。初次见面的人搞不懂他天生长成这样，还是长期误食了漂白粉。有位正宗美国白人见了，他，奇怪得直摇头，总怀疑自己血统不纯。